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邵氏聞見錄

〔宋〕邵伯溫撰

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邵氏聞見錄

〔宋〕邵伯溫撰

中華書局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邵氏聞見錄

〔宋〕邵伯溫 撰

李劍雄 點校
劉德權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8 印張·134 千字

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,001—12,000 冊

統一書號：11018·1174 定價：0.90 元

點校說明

邵氏聞見錄，宋邵伯溫（字子文）撰。伯溫河南洛陽人，故是書又名河南邵氏聞見錄。或名聞見前錄者，「前」字後人所加，相對於其子邵博所著聞見後錄而言。又有稱見聞錄者。此書各家書目著錄俱爲二十卷，獨宋史藝文志著錄爲一卷，疑爲修史時訛誤。

伯溫生于仁宗至和三年（公元一〇五六年），早歲逢王安石變法，中年經歷元祐黨爭，晚歲遭遇靖康之禍，卒于南宋之初高宗紹興四年（一一三四年），活了七十八歲，聞見錄是他晚年的作品。在他死後，經邵博整理定稿，方傳于世。

邵伯溫自己談到寫作此書的動機時，他說：

伯溫蚤以先君子之故，親接前輩，與夫侍家庭，居鄉黨，遊宦學，得前言往行爲多。以畜其德，則不敢當，而老景侵尋，偶負後死者之責，類之爲書，曰聞見錄，尚庶幾焉（一）。

所謂「蚤以先君子之故，親接前輩」者，指的是受到他父親邵雍及司馬光等人的影響。

邵雍字堯夫，謚康節，真宗大中祥符三年（一一〇一年）生，神宗熙寧十年（一〇七七年）卒，是北宋中葉頗負盛名的理學大師之一。他治易學，好預言，隱居不仕。但頗關心時事，臧否人物，與理學開山祖師周敦頤、程頤、程顥齊名，並與其中的二程兄弟親密交往，又與當時名聲很大的史學家、政治活動

家司馬光及韓維、呂公著、富弼等過從甚密。他們之間，思想與氣質都比較一致，尤其是在反對王安石變法新政上，持有共同的觀點和態度。

在王安石開始變法並遭到司馬光、呂公著、韓維、富弼等人反對的時候，邵伯溫約有十二、三歲左右的年紀，他「入聞父教，出則事司馬光等」，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，與伯溫爲再世交」^(三)。因此，他雖然還是個孩子，但由於處在這樣一種家庭教育以及社會政治氣氛之下，所受到的反對變法的思想影響是極深刻的。一方面，他「聞見日博，而尤熟于當世之務」^(四)，是一位見識豐富的思想家、政治活動家，十分熟悉和了解圍繞王安石變法而發生的種種人和事的掌故，一方面，他牢固地站到父輩的立場上是一位最堅決的變法的反對派。

到邵伯溫的晚年，變法與反變法的最尖銳、最激烈的鬥爭，已經變爲歷史的陳迹，但餘波並未消失；相反，由於新的現實鬥爭的刺激，對逝去歷史的爭論，又以新的形式，激烈地表現出來。這時，北宋王朝已近滅亡，國家險象環生。在追究造成這危機的諸般原因時，一般儒士及官僚士大夫如楊時（字中立，號龜山，時任國子祭酒）等人，除指責章惇、蔡京等人誤國外，最後都往往將責任歸到王安石和他的變法的身上。楊時有一道上欽宗的奏章說：

謹按安石挾管、商之術，飭六藝以文姦言，變亂祖宗法度。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。今日之事，若合符契^(四)。

此種觀點，可代表一般。

聞見錄大致就是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和政治氣氛下撰就的。其所謂「偶負後死者之責」者，正是欲舉往事，以印證此「爲害於數十年之後」的論點。所以，聞見錄書中，所記王安石變法的事特別多，諸如變法與反變法派主要人物如王安石、章惇、呂惠卿、司馬光、呂誨、富弼等人的思想、觀點、言論、行動，甚而至於個人的道德品質、家庭瑣事，都不厭其詳，錄之卷中。其記事與議論，從形式上看，對雙方的優缺點都有列舉，而從根本說，其政治的褒貶是極鮮明的。例如對於反變法派，書中偶亦作點批評和反省，如認爲反變法派對王安石有時過火，逼得王無路可走，只得任用章、呂輩來行新政，以致把情況弄得更糟^{〔五〕}，又如認爲在某些具體問題上，像差役、雇役之爭，雙方都有錯誤，司馬光與王安石一樣，「皆早貴，少歷州縣，不能周知四方風俗」^{〔六〕}，故一主差役，一主雇役都有偏執之處，等等。然而總的來說，則備加贊揚反變法派的政治立場、政治遠見，以及其道德情操等等。此等文字，文中甚多，不具錄。對於王安石，邵伯溫却也記載了他個人道德品質上的一些優點，如好學深思、廉潔奉公、友愛兄弟、不好女色^{〔七〕}等等。但真實的意圖却是欲抑先揚，要將他描寫成一個「外示撲野，中懷狡詐」^{〔八〕}的、大奸似忠的兩面派人物，加以「奸詐」、「偏執」、「任用小人」、「變亂祖宗法度」、「禍害國家」等等罪名，甚而至于記載了一些莫須有的事，如介紹了傳爲蘇洵撰寫的辱罵王安石的辯奸論^{〔九〕}，又說王安石晚居金陵（今南京）鍾山時，曾見其已死的兒子王雱，受到冥罰爲重囚，披枷帶鎖而來，安石驚怖，遂捨其所居半山園爲寺^{〔一〇〕}云云。此類記事，純屬烏有，多出於其政敵之宣傳而與事實相距較遠，已離開了政治論爭的範圍，實爲此書的大缺陷之一。清人蔡上翔編著的王荊公年譜考略論之甚詳，嘗舉其大者考

證駁斥之。其文略云：

及乎元祐諸臣秉政，新法盡變，黨禍蔓延。

范呂諸臣初修神宗實錄，其時邵氏聞見錄、司馬溫公環語、涑水紀聞、魏道輔東軒筆錄已紛紛盡出，皆陰挾翰墨，以鑿其忿好之私者爲之也。^{〔一〕}

聞見錄的這種缺點，是由于撰者政治偏見產生的。但撰者畢竟是當年這場變法的聞見人，許多傳聞又得之于論爭的當事人司馬光等，故其記變法事件，于各派人士，頗具始末。司馬光諸人的信件奏章，王安石「三不足畏」之語，亦見于此書；元祐之後，反變法派人物分爲洛、川、朔三黨^{〔二〕}，記載亦備。李燾編續資治通鑑長編，元修宋史，有關王安石變法前後一些人物的說法，就有采自此書者。如果除去其中的偏見與不實之處，此書仍不失爲一本研究宋代這一段歷史的有價值的史料之一。退一步說，即使不純作爲研究王安石一方的情況的可靠材料，作爲考究反變法派人士的觀點、理論、演變，也是很重要的。

此外，此書還記載了北宋初年朝廷及宮庭中的一些朝章制度，逸聞趣事，其第十六卷之後，多記舊都洛陽形勝及邵雍事迹，俱可資治宋史者之參考。清人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說：「其于洛中形勢三致意焉，似有感于當時不都洛而都汴，以致失其險阻爾。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說：「其洛陽、永樂諸條，皆寓『麥秀黍離』之感。」邵伯溫寫這些事情時，洛陽早已淪入金人之手，有感于歷代的興衰而述及洛陽的形勢，暗寓對北宋一代國策的檢討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周中孚等人的說法，可以參攷。至于所記邵雍事迹，雖可藉以考見邵雍之思想及邵氏家世，然其中多雜荒誕迷信的說法。如記邵雍的出生，

就有兩處荒誕的文字，一處說雍母欲自殺，夢神人指示「當生佳兒，勿自殺」。後來果懷雙胎，一男一女，男爲雍，女夭。雍生，女托夢謂：妹死兄生，乃是天命云云；另一處則說是雍母山行，見大黑猿于雲霧間，有感，遂孕雍，生產時慈烏滿庭（四）云云。邵伯溫如此津津樂道此類迷信傳說，不慮其前後矛盾，無非想樹立其父神奇的地位，當然，這也是要神化他自己。這同時反映了宋代理學家們今日言格物，明日言致知，貌似科學，實則迷信的特點。不過，這些鬼話，就連稍有頭腦的封建士大夫也是不相信的，何況今日之讀者！

邵氏聞見錄有殘宋本五卷（卷一至卷五），舊藏清錢磬室家，餘十五卷爲磬室據它宋本抄補。陳仲遵曾借磬室本校鈔。陳校本後歸傅增湘，磬室本則不知所終。另有清陸淇清家藏元鈔本，後歸錢聽默，嚴久能、黃蕘圃等人展轉收藏。陳仲遵亦有校勘。此外便是諸明鈔、明刻本，一是明毛晉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，一爲何小山據以校勘的明萬曆鈔本和嘉靖鈔本，再就是夏敬觀據以校勘的另一明鈔本。又邵晉涵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有明秦西巖鈔本，又傅增湘藏鈐明沈瀚（夷參）印鈔本。宋元鈔本、諸明鈔、刻本，今俱少見，得見者爲明津逮秘書本、清學津討原本及民國涵芬樓夏敬觀校印本。舊鈔、舊刻各本多祖元鈔本，夏敬觀校本則廣校以宋、元、明諸本，其中有陳仲遵所校（補）殘宋本，錢楚珩過錄之元鈔本，吳氏叢書堂鈔本，明萬歷鈔本、嘉靖鈔本（以上四種是從何小山校本轉校），明鈐沈瀚印鈔本，又有周星詒校本。夏校本于舊校各本中，最稱完備，然亦有訛字。津逮本似爲元鈔本之一系統的本子，多缺字、訛字，條目亦有佚缺，清人謂其非善本，然亦有可參校之處。學津本自津逮本翻刻，于津逮本訛字，

時有改正，然凡「胡」、「虜」等字，此本俱易以「金」、「遼」、「敵」、「北國」等稱呼。今以夏校本爲底本，諸宋、元、明本俱從夏校本轉校，又補校以津逮本及學津本，以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所引者，比勘異同，擇善而從，供讀者參攷焉。

點校者 一九八〇年五月一日

〔一〕 本書自序。

〔二〕 宋史邵伯溫傳。

〔三〕 同上。

〔四〕 宋史楊時傳。

〔五〕 本書卷十五引程顥之言云：「介甫性狠愎，衆人以爲不可，則執之益堅，君子既去，所用皆小人，預爲刻薄，故害天下益深。使衆君子（指司馬光等）未用與之敵，俟其勢緩，委曲平章，尚有聽信之理，使小人無隙以乘，其爲害不至此之甚也。」天下以公爲知言。

〔六〕 本書卷十一王荆公知明州鄞縣條。

〔七〕 本書卷十一王荆公天資孝友、王荆公知制誥等條。

〔八〕 本書卷四神宗天資節儉條。

〔九〕 本書卷十二眉山蘇明允先生條。

〔一〇〕 本書卷十一王荆公天資孝友條。

〔一一〕 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序。

〔一二〕 本書卷十三李承之待制條。

〔一三〕 本書卷十三哲宗卽位條。

〔一四〕 本書卷十八伯溫曾祖母張夫人御祖母李夫人嚴甚、伊川夫（丈）人與李夫人因山行諸條。

原序

易曰：「君子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」孟子曰：「則聞而知之，則見而知之。」伯溫蚤以先君子之故，親接前輩，與夫侍家庭，居鄉黨，遊宦學，得前言往行爲多。以畜其德則不敢當，而老景侵尋，偶負後死者之責，類之爲書，曰聞見錄，尚庶幾焉。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壬申〔一〕河南邵伯溫書〔二〕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壬申 原作「甲子」，明鈔本作「壬申」。按紹興二年十一月戊午朔，十五日當爲壬申，若作甲子，乃是七日，因據明鈔本改。

〔二〕邵伯溫書 元鈔本作「邵伯溫序」。

目錄

原序	一	卷十二	一三五
卷一	一	卷十三	一四〇
卷二	三	卷十四	一五三
卷三	二〇	卷十五	一六〇
卷四	三	卷十六	一七一
卷五	四	卷十七	一八四
卷六	四	卷十八	一九三
卷七	六	卷十九	二〇九
卷八	六	卷二十	二三〇
卷九	八	附錄	
卷十	二〇	一 宋史邵伯溫傳	三九
卷十一	二三	二 邵博河南邵氏聞見錄序	三二

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……………三三

四 各書題跋……………三三

邵氏聞見錄卷第一

太祖微時，遊渭州潘原縣，過涇州長武鎮。寺僧守嚴者，異其骨相，陰使畫工圖於寺壁：青巾褐裘，天人之相也，今易以冠服矣。自長武至鳳翔，節度使王彥超不留，復入洛。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礎晝寢，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鼻中，異之。帝寤，僧問所向，帝曰：「欲見柴太尉於澶州，無以爲資。」僧曰：「某有一驢子可乘。」又以錢幣爲獻，帝遂行。柴太尉一見奇之，留幕府。未幾，太尉爲天子，是謂周世宗。帝與宣祖俱事之，南征北伐，屢建大功，以至受禪，萬世之基，實肇於澶州之行。帝卽位，盡召諸節度〔一〕入覲，宴苑中，諸帥爭起論功，惟彥超獨曰：「臣守藩無效〔二〕，願納節〔三〕備宿衛。」帝喜曰：「前朝異世事安足論，彥超之言是也。」從容問彥超曰：「卿當日不留我何也？」彥超曰：「涔蹄之水，不足以澤神龍。帝若爲臣留，則安有今日。」帝益喜，曰：「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。」長壽寺僧亦召見，帝欲官之，僧辭，乃以爲天下都僧錄，歸洛。今永興有彥超畫像，長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，皆偉人也。嗚呼！聖人居草昧之際，獨一僧識之，彥超雖不識，及對帝之言自有理，異哉！

周世宗死，恭帝幼冲，軍政多決於韓通。太祖與通並掌軍政。通愚復，將士皆怨

之^{〔四〕}；太祖英武，有度量智略，多立戰功，故皆愛服歸心焉。將北征，京師之人喧言：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。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^{〔五〕}。太祖聞之懼，密以告家人曰：「外間詢詢如此，奈何？」太祖姊卽魏國長公主^{〔六〕}，面如鐵色，方在廚，引麵杖逐太祖曰：「大丈夫臨大事，可否當自決，乃於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！」太祖默然^{〔七〕}而出。

太祖初登極時，杜太后尚康寧，與上議軍國事，猶呼趙普爲書記。嘗勞撫之曰：「趙書記且爲盡心，吾兒未更事也。」太祖待趙韓王如左右手。御史中丞雷德驤^{〔八〕}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，聚斂財賄，上怒叱之曰：「鼎鑪尚有耳，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！」命左右曳於庭數匝，徐使復冠^{〔九〕}，召升殿，曰：「後當改，姑赦汝，勿令外人聞也。」

太祖將受禪，未有禪文，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，出諸懷中進曰：「已成矣。」太祖由是薄其爲人。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，已洞開，空無一物。寺僧云：「屢掩屢壞，不曉其故。」張舜民曰：「陶爲人輕險，嘗自指其頭，謂必戴貂蟬，今髑髏亦無矣。」

太祖初受天命，誅李筠、李重進，威德日盛，因問趙普：「自唐季以來，數十年間，帝王凡易十姓，兵革不息，生靈塗地，其故何哉？吾欲息兵定長久之計^{〔一〇〕}，其道何如？」普曰：「陛下言及此，天人之福也。唐季以來，戰爭不息，家散人亡者^{〔一一〕}無他，節鎮太重，君弱臣強而已。今欲治之，惟稍奪其權，制其錢穀，收其精兵，則天下安矣。」語未卒，帝曰：「卿勿復言，

吾已悉矣。」頃之，上因晚朝，與故人石守信、王審琦^(三)飲酒，帝屏左右謂曰：「吾資爾曹之力多矣，念爾之功不忘。然爲天子亦大艱難，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，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。」守信等問其故，帝曰：「此豈難知。所謂天位者，衆欲居之爾。」守信等皆頓首曰：「陛下出此言何也？」今天命已定，誰敢復有異心。」上曰：「不然，汝曹雖無此心，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？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，汝雖欲不爲，其可得乎！」守信等涕泣曰：「臣愚不及此，惟陛下哀憐，示以可生之塗。」上曰：「人生如白駒過隙耳^(四)，所謂富貴者，不過欲多積金錢，厚自娛樂，使子孫顯榮耳。汝曹何不釋去兵權，擇便好田宅市之，爲子孫立永久之業，多置歌兒舞女，日飲食^(五)相歡以終天命^(六)。君臣之間兩無猜嫌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善乎！」守信等皆拜謝曰：「陛下念臣及此幸甚。」明日，皆稱疾，請解軍政。上許之，盡以散官就第，所以慰撫賜賚甚厚，或與之結婚。於是更置易制者，使主親軍，其後又置轉運使、通判使，主諸道錢穀，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，而諸功臣亦以善終，子孫富貴，迄今不絕。向非韓王謀慮深長，太祖深明^(七)果斷，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。聖賢之見何其遠哉！世謂韓王爲人陰刻，當其用事時，以睚眦中傷人甚多，然子孫至今享福祿，國初大臣鮮能及者，得非安天下之^(七)功大乎？

太祖遣曹彬伐江南，臨行，諭曰：「功成以使相爲賞。」彬平江南歸，帝曰：「今方隅未服

者尚多，汝爲使相，品位極矣，豈肯復戰耶？姑徐之，更爲吾取太原。」因密賜錢五十萬。彬快快而退，至家，見錢布^{〔一〕}滿室，乃歎曰：「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，何必使相也！」嗚呼！太祖重惜爵位如此。孔子稱：唯名與器，不可以假人。太祖得之矣。

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，太祖刻石禁中曰：「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，內臣主兵。」至真宗朝始用閩人，其刻不存矣。嗚呼！以藝祖之明，其前知也。漢高祖謂吳王濞曰：「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，非汝耶？然天下一家，慎無反。」已而果然，藝祖亦云。

太祖卽位之初，數出微行，以偵伺人情，或過功臣之家，不可測。趙普每退朝，不敢脫衣冠。一日大雪，向夜，普謂帝不復出矣。久之，聞叩門聲，普出^{〔二〕}，帝立風雪中。普惶懼迎拜，帝曰：「已約晉王矣。」已而太宗至，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，熾炭燒肉。普妻行酒，帝以嫂呼之。普從容問曰：「夜久寒甚，陛下何以出？」帝曰：「吾睡不能著，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，故來見卿。」普曰：「陛下小天下耶？南征北伐，今其時也。願聞成算所向。」帝曰：「吾欲下太原。」普嘿然久之，曰：「非臣所知也。」帝問其故，普曰：「太原當西北二邊，使一舉而下，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。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，則彈丸黑誌^{〔三〕}之地，將無所逃。」帝笑曰：「吾意正如此，特試卿耳。」遂定下江南之議。帝曰：「王全斌平蜀多殺人，吾今思之猶耿耿，不可用也。」普於是薦曹彬爲將，以潘美副之。明日命帥，彬與美陸對，彬辭才力不